从前线到后方：浅析陆游南郑前后诗歌中的心境变迁

焦泽明 (学号：220110311 邮箱：[1677157186@qq.com)](mailto:1677157186@qq.com))

摘要：本文通过文本解析与背景考证，深入探讨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乾道八年到乾道九年（1172至1173年）间的创作与心境变迁。文章首先概述了陆游在前线与后方的个人经历，为理解其爱国诗歌的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。其次，通过分析陆游在前线时期创作的诗歌，探讨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关注与表达。接着，文章探讨了陆游被贬成都后创作的诗歌，然后进行揭示了其心境变迁和创作风格的差异。最终，总结了陆游在应召前往南郑阵地前后的心境变迁。

关键词：陆游、心境变迁、南郑、诗歌

引言

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乾道八年（1172）冬，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由南郑前线调回成都后方，在路过剑门关时写下了这一流传千古的诗句。他自问道：“难道我这一生只能做一个诗人吗？”无人回应，只有自己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。这一年，陆游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到前线杀敌报国，然而仅仅8个月后，仿佛南柯一梦，一切都破灭了。赏识他的王炎被召还，他也被调回到后方成都。此后两三年间，他一直在蜀中任职，再无机会上前线。尽管对陆游在南郑和蜀中时的诗歌已有不少研究，如《论陆游的蜀中诗》[1]，《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》[2]，《论陆游爱国诗》[3]，但鲜有从诗人此时期创作的诗歌入手，通过前后对比分析他在经历如此巨大落差后的心境变迁。因此，笔者希望通过文本解析与背景考证的方法，首先，概述乾道八年到乾道九年年间陆游的个人经历，为理解陆游爱国诗歌的背景提供基础；其次，分析他在前线所作的爱国诗；再次，探讨陆游调回后方以后的爱国诗；最终总结其心境变迁。通过此研究，笔者希望为后续对陆游诗歌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参考。

一、烽火前线到被贬成都：陆游的1172年-1173年

乾道八年（1172），陆游得到时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赏识，入征西大幕。得到邀请后，诗人非常激动，即刻前往南郑，奔赴新任。古代南郑即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，位于陕西省西南边陲、汉中盆地西南部，北临汉江，南依巴山。自古以来，南郑由于地理位置在地理形势上一向处于咽喉锁钥地位，宋朝南渡后，南郑更成为西北国防的前沿阵地。山川形势的险要和军中生活的刺激，让诗人兴奋不已。陆游一生就等待着这个机会，而南郑前线群情激昂的北伐气氛，更让诗人的情绪乐观昂扬。然而，仅仅八个月后，主帅王炎被召，临阵易将，征西大幕人心动摇，星散在所难免。不久，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，从此告别从军生涯。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春天起，陆游开始了频繁调遣的宦游生活。此后短短两年间，他频繁被调遣，奔波不停，宛如无根的浮萍，随处漂泊。

二、铁马秋风大散关：分析陆游在前线所作诗歌情感

乾道八年，陆游应召入征西大幕，并在南郑前线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然而经过对这段时间陆游所作诗歌的解析，我发现在前往前线的途中和到达南郑后，这两段时间里陆游的创作其实还是有所差异。

（一）途中

在途中，或许是因为旅途的艰苦与孤独，陆游的创作情感主要是无法实现人生抱负的孤寂与无奈，还有对时光流逝与生命之殇的深切感受。

阆中道上，《鼓楼铺醉歌》[4]生动刻画了陆游旅途中的感受与经历。“匆匆出门去，裘马不复华。短帽障赤日，烈风吹黄沙。俶装先晨鸡，投鞭后昏鸦。壮哉利阆间，崖谷何谽谺。”匆匆远行，衣衫马匹不再华丽，短帽遮挡炽热骄阳，烈风卷起黄沙。清晨鸡鸣时已开始收拾行装，直至黄昏乌鸦归巢仍在赶路。阆中一带景象壮丽，却也崖谷险峻。这几句描绘了旅途中的艰难险恶，反映了行程的匆忙与辛苦。“稚子入旅梦，挽须劝还家。起坐不能寐，愁肠如转车。”面对艰难行程，难免思念家人，夜里辗转难眠，愁绪如车轮般翻转。末句自我勉励：“四方丈夫事，行矣勿咨嗟。”作为志在四方的丈夫，当勇敢前行。尽管思家之情让他牵肠挂肚，但面对国家，他仍坚定前行。这首诗精妙地描绘了陆游旅途中的心理活动，有忧愁，有牵挂，但他仍激励自己坚强不屈，尽力报效祖国，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

这种忧愁和自我激励，在《登慧照寺小阁》[5]也有所体现。“少年富贵已悠悠，老大功名定有不？岁月消磨阅亭传，山川辽邈弊衣裘。杀身有地初非惜，报国无时未免愁。局促每思舒望眼，虽非吾土强登楼。”时光流逝，已到中年仍没有功名。岁月消磨，身处异乡，虽有为国捐躯的决心，却无用武之地。思念故土，登高解愁[6]。

无人赏识、无法倾诉的孤寂，时光飞逝的无奈，在《驿舍海棠已过有感》[7]中更是展现地淋漓尽致，“游蜂戏蝶空自忙，岂知美人在西厢。我虽已老犹能狂，伫立为尔悲容光。盛时不遇诚可伤，零落逢知更断肠。”借用“游蜂戏蝶”讽刺当局者“岂知美人在西厢”，诗人虽老却依然豪放不羁，为了那曾经的美好而伫立感伤，抒发了对逝去美好时光和知己相逢的深情与遗憾。

以上这几首诗大都有一种悲凉的感情基调，不过，陆游也曾在《风雨中过龙洞阁》[8]，以狂放的笔触和壮阔的想象力，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和坚定，“飘然醉袖怒人扶，个里何曾有畏涂。卷地黑风吹惨澹，半天朱阁插虚无。阑边归鹤如争捷，云表飞仙定可呼。莫怪衰翁心胆壮，此身元是一枯株。”

（二）南郑前线

经过两三个月的赶路，陆游终于抵达了南郑前线，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陆游人生中的高光时刻，他终于等到了一展宏图的机会，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，还留下了刺虎平川的英勇事迹，良好的战地氛围与根植于诗人心中的尚武之情一旦相触，就迸出生命的火花。

初到前线，那群情激昂的的北伐气氛，迅速感染了陆游，他挥笔写下《山南行》[9]。诗云：“我行山南已三日，如绳大路东西出。平川沃野望不尽，麦陇青青桑郁郁。地近函秦气俗豪，秋千蹴踘分朋曹；苜蓿连云马蹄健，杨柳夹道车声高。”山南一带平原广袤，田野肥沃，麦田青翠，桑树繁茂，展现出丰饶的农田景象，充满生机和希望。当地人性格豪放，身强体壮，秋千上笑声盈盈，蹴踘场上分组竞技，热闹生动。苜蓿草如云连片，马儿在苜蓿田中奔跑，精神矍铄。杨柳夹道，两旁车马喧闹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，渲染了热烈积极的前线氛围。“古来历历兴亡处，举目山川尚如故；将军坛上冷云低，丞相祠前春日暮。国家四纪失中原，师出江淮未易吞；会看金鼓从天下，却用关中作本根。”秦地函谷关，兴亡历历在目，山川依旧宁静。将军坛、丞相祠冷云低垂，春日渐落，宋朝失中原已四纪[10]。金鼓擂响，欲复中原，关中乃根本。诗人实现伟业、恢复图进的雄心呼之欲出。

与《山南行》类似，《南郑马上作》[11]亦先描环境，再抒情感。“南郑春残信马行，通都气象尚峥嵘。迷空游絮凭陵去，曳线飞鸢跋扈鸣。落日断云唐阙废，淡烟芳草汉坛平。犹嫌未豁胸中气，目断南山天际横。”飞絮漫天，飞鸢高鸣，春日清风、生机盎然。“落日断云唐阙废，淡烟芳草汉坛平。”岁月流逝，历史变迁。诗末两句，“犹嫌未豁胸中气，目断南山天际横。”极力远眺，目断南山，纵使看穿天际仍不足抒胸中豪情，诗人壮志豪情尽在不言中。

这种积极昂扬的精神态度，也体现在和陆游和友人的互勉中。在《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》[12]中，陆游写道，“梁州四月晚莺啼，共忆扁舟罨画溪。”梁州四月，莺啼声声，罨画溪上泛舟的美好时光仿佛昨日。“莫作世间儿女态，明年万里驻安西。”但笔锋一转，纵使过往美好，我们也莫作儿女情长，须奋发进取，以盼明年驻扎安西，恢复中原。

不过，也并非所有前线创作都如此豪壮积极，比如下面这首《太息》（宿青山铺作）[13]秋季来临，中国文人的悲秋情怀也在陆游身上体现，悲凉之情涌上诗人心头。“太息重太息，吾行无终极。冰霜迫残岁，鸟兽号落日。秋砧满孤村，枯叶拥破驿。白头乡万里，堕此虎豹宅。道边新食人，膏血染草棘。”沉重叹息开篇，环境景物描写，冰霜，落日，古村，枯叶，破驿，这一组形容词加名词的描述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凄凉悲怆，映衬内心悲苦，或许也暗示了前线经历的结局。下部直抒胸臆，“平生铁石心，忘家思报国。即今冒九死，家国两无益。中原久丧乱，志士泪横臆。切勿轻书生，上马能击贼。”情感真挚而沉痛，深刻表达对家国破碎的痛苦、报国无门的无奈，以及对志士坚持抗争的呼吁和鼓励，展现了陆游伟大的爱国牺牲精神。这首诗创作于乾道八年九、十月间的苍溪，到了十月，主将王炎就被召还，幕僚皆散去。或许陆游当时对此已有察觉，从他其后几首诗《阆中作》、《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》、《自阆复还汉中次益昌》相似的情感色彩也可以证实这一点，所以陆游才会创作如此悲壮的诗歌，希望挽救这将倾的局面，发出呼吁。

三、细雨骑驴入剑门：分析陆游被贬成都路上所作诗歌情感

在南郑前线仅八个月，当赏识陆游的王炎被召回，他也随之调回后方成都。陆游梦想建功立业的心愿破碎于此。在返回成都的路上，惆怅、不甘与迷茫成为他创作的主题。

乾道八年十一月，陆游改除成都安抚使参议官，从汉中返回成都，在出发之际，创作了《自兴元赴官成都》[14]。“平生无远谋，一饱百念已。”陆游自称自己一生没有远大的追求，得一饱足食已是百般思虑，然而真是如此吗？绝非如此，陆游一生以报国为己任，这里诗人反其道而“写之”，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谑。“造物戏饥之，聊遣行万里。梁州在何处，飞蓬起孤垒。凭高望杜陵，烟树略可指。”造化弄人，仿佛诗人的一生注定是无聊平淡的，这一生奔波万里注定是徒劳的，虽已离开汉中，但是梁州（今陕西汉中），杜陵（今陕西西安附近）还依稀可辩，前线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抓不住的梦[15]。“今朝忽梦破，跋马临漾水。”忽然梦醒，骑马来到漾水之滨。诗人从梦境中回到现实，继续他孤独的旅程。“此生均是客，处处皆可死。”此生如同漂泊的旅客，随处都可以终老。这两句充满了迷茫，很好地反映了陆游此时的心境，报国无门，那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？“剑南亦何好，小憩聊尔尔。舟车有通涂，吾行良未止。”成都有什么好，不过是暂时歇脚之地罢了。“舟车有通涂，吾行良未止。”舟车通达之路，我的行程远未停止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这首诗，那就是“无力”，诗人一生的追求破碎，以后的旅程还有什么意义？

如果上面这首诗写得比较隐晦，惆怅不甘之情抒发得没有那么明显，那么《书事》[16]中的感情则更为直接。“生长江湖狎钓船，跨鞍塞上亦前缘。”诗人首先回忆了前线的经历，诗人自述其生平，无论是在江湖上垂钓，还是在边塞跨马驰骋，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“云埋废苑呼鹰处，雪暗荒郊射虎天。”据说诗人在前线曾经猎杀过一只老虎，这里就是对往事的回忆。“醪酒芳醇偏易醉，胡羊肥美了无膻。”前线的美酒多么醇香啊，前线的羊肉多么鲜美啊，前线经历给陆游留下了多么美好甜蜜的回忆啊。“扬州虽有东归日，闭置车中定怅然。”然而美好的已成过往，现在唯有“怅然”。

乾道九年，诗人才四十八岁，要知道陆游的寿命长达八十五年，正常来说才是人生中期，但《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》[17]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垂垂老朽的憾作。“诗酒清狂二十年，又摩病眼看西川。”自从陆游绍兴二十三年二十九岁赴锁应试之时到现在四十八岁，诗人度过了在诗酒中狂放的二十年，如今却带着疲惫的双眼望向西川，对比强烈。“心如老骥常千里，身似春蚕已再眠。”尽管心境如老马般，尚能千里，身体却如春蚕昏昏沉沉。这里再次通过对比，体现了诗人的疲态。“暮雪乌奴停醉帽，秋风白帝放归船。”[18]乌奴山，一名乌龙山，在广元西二里嘉陵江岸。此句用典，诗人仿佛看到自己的人生归宿。“飘零先是关天命，错被人呼作地仙。”四处飘零原来是天命难违，却被人们误以为是飘逸的名士、地仙，传说“上士举形升虚;谓之天仙;中士游于名山;谓之地仙”。这首诗将陆游垂垂老矣的心态展露无遗，随着前线梦碎，那个志向远大的陆游已经“死了”，只剩下一个“老朽”。

剑门关是蜀中著名的胜景，其地势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险，经常为诗人的创作提供灵感。当落魄的陆游经过此地，便有了这首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[19]。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衣服上满是灰尘和杂乱的酒渍，远行游历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让人心神暗淡和感伤。我难道这一生就只该是一个诗人？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。萧索的意味，无需多言。

四、总结两个阶段的诗歌情感

从烽火前线到被贬成都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陆游的人生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落差，那段前线时光犹如一颗流星划过他的生命。

在奔赴前线的路上，尽管得到赏识的机会，但前途仍充满不确定性，且二十多年的不得志让陆游的创作情感并未达到高昂之境。不甘与愤怒尚未消解，更多的是无法实现抱负的孤寂与无奈，以及对时光流逝与生命短暂的深切感受，这些情绪在《鼓楼铺醉歌》、《登慧照寺小阁》、《风雨中过龙洞阁》、《驿舍海棠已过有感》中都有所体现。与后来被贬成都的创作不同，这时的诗篇更多的是对半生未竟事业的感叹。然而，诗人在每首诗的末尾，总会自我勉励，诗歌的情感中始终闪现一抹无法忽视的亮色。

抵达前线后，战地的良好氛围与诗人内心深植的尚武之情相互激荡，陆游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创作激情。乐观昂扬成为此时的主要情感，他全神贯注于恢复中原、建功立业的梦想中，其创作风格也因之变得豪放壮丽，如《山南行》、《南郑马上作》、《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》。然而，除了这些豪放的作品外，他也创作了一些情感深沉、真挚而痛苦的诗篇，表达了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祖国的坚定牺牲精神，如《太息》（宿青山铺作）。

随着被贬至成都，陆游的建功立业之梦破灭。在归途中，他创作了多首诗歌，如《自兴元赴官成都》、《书事》、《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》、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，主题始终围绕着惆怅、不甘和迷茫。然而，这些诗篇很少以悲痛欲绝的笔触呈现，更多的是嗟叹与自嘲。面对命运的无情安排，当局者的昏庸无能，甚至缺少了陆游爱国诗中常见的力量和愤怒。笔者推测，这可能是因为失望已经达到了绝望的程度。在这一阶段，陆游内心已接受了这样的结局，力量与愤怒都已耗尽。若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这段创作时期，唯有灰色相称。

五、结论

在这次研究中，我细细品读了陆游在乾道八年到乾道九年间，应召前往南郑阵地前后的诗歌创作，探究了他在这段时光中的心境变化。与印象中那个永远坚定不屈、满怀激情的爱国诗人陆游不同，在这两年间，他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变迁，从明亮到阴暗，从勃发到迷茫，从激情澎湃到萧索怅然。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陆游，他不再只是传说中的英雄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。

然而，即便经历了如此深重的失望，陆游在其人生后半段的创作却依然充满了力量与激情。他的诗篇，带着炽热的爱国情怀，跨越千年，持续地感动和激励着中华民族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，从他的诗中汲取到爱国的思想，受到深刻的熏陶。这次研究，让我更深入地看到了陆游的深刻与伟大。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，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，是无数人心中的光明与力量。

**参考文献：**

1. 胡蓉蓉. 论陆游的蜀中诗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), 1994, 4.
2. 高利华. 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[J].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1997 (1): 38-44.
3. 王永刚. 论陆游爱国诗[J]. 文教资料, 2006 (20): 82-83.
4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23
5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24
6. 高利华. 亘古男儿: 陆游传[M].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7.
7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25
8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26
9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32
10. 朱东润. 陆游传[M]. 海南出版社, 1993.
11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34
12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35
13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47
14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59
15. 陈功, 李海玲. “梦诗”: 陆游爱国情怀的另一种表达[J].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, 2005 (5): 51-54.
16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60
17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62
18. 黄景春. 秦汉魏晋神仙思想的继承与嬗变[J]. 武汉大学学报 (人文科学版), 2010, 63(3).
19. 钱仲联.剑南诗稿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269